



亲~
下手不要
太稳哦！

一物 降一物

Yi Wu
Jiang
Yi Wu

發行

文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—物降一物 / 漠兮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2.5

ISBN 978-7-5496-0512-5

I. ①—… II. ①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75381号

—物降一物

作 者 / 漠兮

责任编辑 / 若晨

特约编辑 / 纯丹 庆宇 杨思宇

封面装帧 / 姚姚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 **文汇出版社**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年5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231千字

印 张 / 18

ISBN 978-7-5496-0512-5

定 价: 26.80元



月初的时候，小抽让我帮她写序，我一口就答应下来，答应得太迅速了，以至于让她出了一身冷汗，我奸笑：“当然要写，我要写八卦！我要写JQ！”

于是，电脑那头的某人又流了一身冷汗。

事实上，我没有告诉小抽，我并不是为了吐槽而来的，我很早就想帮她写序了，不为她是我第一个在晋江上结识的作者朋友，不为我们都是南京人，不为她写《船到桥头自然直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一起说笑，只为了想帮她写一篇序。

和小抽认识大约两年，她实际年纪比我小一点，我写文年龄又比她小一点。她走遍晋江勾搭无数，我却是第一次被人勾搭出门。只记得第一次见面还定得很有意义，那天南京作为奥运圣火传递的一站，我们在网上约好了一起去加油。前一日互留了手机号，第二日出门才发现，南京的交通系统全部瘫痪，平时乘车只要十分钟的路，居然用了一个小时！火炬也提前点燃！于是，我在汽车上看完了全部过程。到了约定地点，在奇妙地接了头后，只有改成去吃日本拉面……再次容某吸暴汗一把，我到现在都觉得由看圣火变成吃拉面是多么诡

异的转变，但我不得不承认只有诡异的人才能做出如此的事情。

我是个不善网聊的人，也是个不善勾搭的人。在认识小抽前，我都有点犹豫，只觉得码字是另外一种生活，和我现实的生活是不能相交的两条平行线，牵扯得太多了，抽开的时候会觉得寂寞。但和小抽的见面，却改变了我的想法。两个人开始还很矜持地喝着奶茶小声说话，吃拉面的时候就变得如同相识许久的同班同学，讨论某个情节，说起某本书，笑抽了似的说着小圈子里的八卦，大骂着共同憎恨的小破事儿，一直以来找不到人一起诉说的秘密，突然找到了回声，好不痛快！痛快到那天回家，我发现我丢了刚买的遮阳伞的伞套，而抽风也落了准备为圣火加油的小国旗在我这儿。

PS：那面小旗子到现在依然在我家中的书柜里安眠。

尔后，她去英国，我回加拿大。我们在网上不常聊天，但偶尔她会告诉我，她开坑了，或是，她想回家了。我冷不丁地也会很深情地告诉她：“我想念你……家楼下的锅贴。”她也会很鄙视地告诉我：“我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你新书的封面了，那颗洋葱……很像个屁股。”看吧，人认识久了就会原形毕露，阿弥陀佛。

我常常想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这么“抽”的文字？抽得你想笑，抽到最后却想流泪。事实上，小抽却是个极可爱的人。在某次我们在一起去上海见其他作者的火车上，她边掏出塞得满满一包的零食，边开心地告诉我：“嘿，我想到一个打发时间的方法，反正你也带了你的书，我也带了我的书（当时我们都带了自己的书作为聚会时的交换），如果最后无聊了，我们可以换书看啊，聪明吧？”两人就挨坐在一起，还你看我写的书，我看写你的书，这不是搞笑吗？我暴笑的同时，似乎可以理解“抽风”的由来了。

抽风写此文的时候我是知道的。某一日她突然兴冲冲地跑过来Q我：“老娘创新坑了！”我那时有点意兴阑珊：“哦，是关于什么的？”她说：“是讲一个懦弱、很胆小的女孩的故事！”又补了句，“这个女生怕死，怕得病，怕吃药，怕得罪人……总之什么都怕！”

于是我点开她抛过来的链接，见到喜感的七个字：船到桥头自然直。

我觉得一本书如果被人接纳，被人喜欢，多少是因为有些东西触到了自己

心灵的某个角落。我开始的时候，只觉得奇怪，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女主，有什么好写的，搞笑吗？

尔后，却是感动，叶轻舟这个女孩，畏首畏尾，胆小怕事，怕死，怕疼，怕得罪人，怕被人厌恶，怕说“不”，多么像某个时期的我们啊，小的时候，怕羞，怕大人不喜欢，怕被同学排挤；大了，入了社会，有了能力了吧，或许不该怕了吧！怕的东西却似乎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起来，怕失业，怕同事暗算，怕父母逼婚，怕老公花心……叶轻舟就是寄藏在我们心底某处小小的、不住询问自己的阴影。她反复问着：这样做可以吗？那样做真的行吗？……轻轻地颤抖着。

我一直认为可以不在乎周围人，不在乎一切都活着的人，只有一种——就是小孩子。对大人来说，这不是一种勇敢，而是一种无知。叶轻舟并没有错，只是她的胆小被放大了，因为她的遭遇变得畸形了。我想叶轻舟如果一直都这般胆小，那就不是一个故事了，而是一件蠢事儿。但是，因为有了乔落，这变成了一个活泼生动的事儿。

在温文尔雅的温若何和恶魔气质的腹黑乔洛之间，我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恶魔党，不是因为他够担当，够服黑，而是他最适合叶轻舟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如果轻舟像坚信一个橱柜里一定会有鬼的孩子，那温若何一定会边塞给她棒棒糖边摸着她的头哄她：“傻孩子，橱柜里是没有鬼的！”而乔洛则一定会二话不说地“刷”一下打开柜门，再扒开叶轻舟的眼睛，告诉她：“你给我看清楚，里面有没有鬼？”哪种更有效则是不得而知。面对胆小，不是包容，而是逼她正视。有人说，乔洛老是欺负轻舟，这是真的爱情吗？事实上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，没有比这个还是爱情的爱情了！曾经是她先离开，尔后，她一步步慢慢靠近，他却一直没离开，静静地等她靠近，心里雀跃着，嘴上还是要说着欺负的话语。事实上，他却是在握着拳等待着的，等待得连拳心都颤抖了，因为他知道，治好她的心病，只有让她自己走出来，所以他不能动，连一点点声音都不敢发出，因为他知道，即使他站在原地，都是一种接近……我不记得是哪个诗人说过的了，最美的爱情并不是一种仰望，而是与你足印相叠地一起走过。乔洛和轻舟，认识得太早，爱上得太早，所以像年少时的小男生爱欺负自

己喜欢的女生，可也见不得她被其他的人欺负，如此小心翼翼。可是，谁说这样真挚的爱情不是最美的呢？

我觉得我写完这篇序后，小抽一定会和我唠叨，说我写得太严肃了，含泪！同学们，这篇字是非常非常的喜感的！非常非常有爱的！唉，我明明说要八卦的，明明说要“八”得某人一千二净的，却不知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。最后，我决定小“八”一下，某贩和某漠一直有一个约定，一定要到全市最大的书局，我抱着她的书，她抱着我的书，大声地说：“MD，这书太好看了，这辈子都没看过这么好看的书，一定要买！”如此猥琐地约定过……于是，写下此序，以此勉之！

最后，大家还看不出我写了那么多的意思吗？这书太好看了！一定要买啊！！

田畈



序：给小·抽 \001

PART01 哥哥大人最高 \001

PART02 亲，你被同居了 \031

PART03 一物降一物 \070

PART04 谁能弥补荏苒岁月 \106

PART05 船到桥头自然直 \143

番外 You belong with me \181

PART06 我说我爱你 \195

PART07 寄居蟹的归宿 \231

尾 声 \263

番外 给点阳光就灿烂 \267

CONTENTS

目录





YIWUXIANGYIWU

Part 01 哥哥大人最高



叶轻舟得急性阑尾炎痛得满地打滚被送进市第一医院的时候，正是小暑那天下午，她被两名护士架着出了家门，被那太阳一照，直接就晕了过去。

死党欧阳也不清楚这是个什么情况，直接就嚷嚷了：“怎么刚刚还嚎着呢，给你们一折腾就没气了？”

有个年纪稍大的护士斜了她一眼：“还不来帮忙？！”

欧阳赶紧上前提起叶轻舟的一只脚，与那两名护士把她丢进救护车里，然后跟着那“乌拉乌拉”的笛音，一起到了市第一医院。

护士把救护床驾轻就熟地往里推，对迎面一个护士道：“叫乔医生，急性阑尾炎，准备手术，家属签字。”

“啊……”欧阳叫了起来，“签字？”

护士道：“是的，难道你不是家属？”

“我和她的脸长得像么？”欧阳指着自己的脸回道。

护士上下看看：“那你叫她家人来。”

“暂时没法叫。”欧阳回道。

“你可别以为急性阑尾炎是小毛病，拖久了也是要出事的。”护士以为她在开玩笑，厉声道。

“我签行吗？”欧阳问，“我是她大学死党兼同事……”

“……”护士正说不出话来时候，突然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：“那就把她叫起来自己签。”

欧阳扭头一看，是一个戴着白口罩穿白大褂的医生，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边无框眼镜，镜片在走廊的灯光下有些反光，看不清他的眼睛：“她自己？”

欧阳伸手指着平躺在床上轻哼哼的叶轻舟，丫早就进气少出气多了。

那医生点了下头，走了过来，伸出右手，那五指洁白修长。他伸出拇指往叶轻舟的鼻下人中猛地一掐，轻舟立刻疼得弯起了身子：“嗷……”

“签吧。”说着，他头也不回就走进了手术室旁边的换衣间。

“这、这……什么人呐？”欧阳有点结巴地说。

叶轻舟才醒来，立刻又要疼晕过去。欧阳一把扯住她：“先签了字再晕！”

“签……什么？”叶轻舟哼哼着说，“我不要手术……要死人的……”

“不签你就死了……”欧阳吼道，“看你怕不怕！”

叶轻舟立刻睁大了眼睛，不知为何欧阳觉得她是瞳孔放大了。叶轻舟立刻坐起来，仿佛之前疼得痉挛的不过是她的肉身，现在她灵魂出壳，龙飞凤舞地在单子上签字，末了还死命拉着欧阳叮嘱：“记得给大夫红包啊，没钱？没钱拿我的卡刷啊！要不你和医生说我们稍后补上，还有麻醉师，护理的护士，一个都不能少啊……”

欧阳一边摇头一边看着她被推进手术室，这才叹了口气。要说她活到这么大，认识的人当中谁最漂亮、谁最有钱、谁最有内涵，这些问题都颇有争议，但是要说到谁胆子最小，这就没什么争议了，除了她叶轻舟，再无他选了。

名牌可以不买，保险不能不交。过马路绝对不能闯红灯，一定要走斑马线。睡觉前必查三次门窗是否关好，家中不留超过4位数的钱，全部进银



行。

吃东西前先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，三无产品绝不进口。吃任何水果必先消毒再削皮，包括草莓！冬天过了也罩着羽绒衫，生怕得感冒。

一拿工资就给上级送礼，怕被人穿小鞋，说到这一点，就是欧阳最无语的地方了：“你每个月的工资都上交，那你工作为了什么！”

叶轻舟认真地说：“保住了工作以后才有退休金啊……万一我退休，老了以后被遗弃，又没有子女，而积蓄又被骗走了，这时候如果我每个月还有退休金的话……”

“叶轻舟！”欧阳愤怒了，“你能不能不要把每件事都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啊！”

“你知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失业人员啊……现在还有金融危机啊……”叶轻舟还在那里自顾自地碎碎念。

……

她抬头看看那亮灯的“手术中”三个字，阑尾炎也要递红包？还准备住院？还要去买人参鹿茸大补？

佛说人生有四苦：生老病死。

毫无疑问在如今的社会，没几个人还记得这些，而叶轻舟却始终记得，不但是记得而且是一分钟也不会忘记。

比如她手术后被送进病房才醒来，就颤抖地伸手，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：“快给我去买人参老母鸡汤，还有老鳖，黄鳝，乳鸽，有什么买什么……”

欧阳靠在病床边的沙发上，用钥匙串上的耳勺掏着耳朵，一边咂嘴：“这种割根小肠子的手术还要住这种单人的豪华病房？我看你真是够奢侈的……”

叶轻舟却懒得与她争执。要知道，她现在动了手术，身子虚弱，可能会有贫血、抵抗力下降等问题，如果和别人住一间很可能就会传染上原本不属

于她的疾病。人是很虚弱的，一不小心就会生病，生了病再一个不小心就挂了，这挂了以后再怎么小心也活不过来了。“赶紧给我买东西去，对了，你有给红包吧？有告诉医生我不怕花钱，只要需要，什么进口药都可以开，医保不够我自己付……”

欧阳扭头看着她，眯缝着眼睛，眼神里透出深深的鄙夷：“你看你这生龙活虎的样子也该知道，这阑尾手术是外科里最小的手术……”她说竖起一根小指头，“就这么点的东西，那么点大的伤口，你至于么？我看人家一夜醒来被挖走个肾还不是照样能去报警？”

叶轻舟被堵得没话说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……就是再小，那也是手术啊……”

“医生说了，你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，要吃清淡点，吃点水果啥的……”欧阳撇嘴道。

“哦哦哦……真的么？”叶轻舟星星眼状地问。

“煮的！”欧阳回道，“看你那胆……老鼠的屎都比你的胆子大！”

叶轻舟被直戳痛处，加之麻醉药的效力似乎在慢慢消散，她觉得伤口上有点麻麻的感觉。

欧阳抓抓脑袋道：“不过，给你动手术那医生真是强势啊……”说着就把手术前签字那段小插曲说了出来，“啧啧，就他那态度还能做医生，估计要是哪个病人在手术中晕了，丫故意一刀直捅人家的小JJ……”

“噗……”叶轻舟也笑了起来，似乎忘了自己此时是卧病在床，好在麻药尚未退散，她还能笑几声。欧阳继续说：“知道什么职业的男人不能找么？排行第一就是医生，他会比你更清楚你的身体，想象一下吧，你俩正XXOO的火热，他淡定地说‘亲爱的，我觉得你的子宫有点问题，似乎有少许炎症……’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叶轻舟再次笑得咧开了嘴。

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被打开了，一个清朗的声音传来：“第一，手术以后最好不要笑得太猛。第二，我不是妇科大夫。亲爱的病人小姐，你的肠子



还好么？”

叶轻舟和欧阳立刻收了笑，尴尬地咽了下口水。来者一身洁白的大褂，一副无框眼镜下的眼睛里透着点寒光。他伸手摘下口罩，放进白大褂的口袋里，嘴角牵出一抹诡秘的笑。

如果她不是才动完手术，如果这里不是四楼，叶轻舟一定会从窗户里跳出去的，前提是，她得有欧阳的胆子。

因为，那人是乔洛。

乔洛个子很高，但是并不清瘦，整个人骨架端正，身材匀称，有种硬朗的书卷气，微微带着栗色的短发细碎地遮着耳朵的上轮廓，眉梢微微上挑，修长的眼睛微眯着，透明的镜片上一尘不染，高窄的鼻梁下是一张微抿着的嘴，右嘴角总是习惯上扬，白色大褂领口敞开，里面穿着浅蓝色的格子衬衫。他迈步走到叶轻舟床前，伸出右手拿起床尾的病症卡，露出手腕上透着浑厚光泽的金属表，左手从白大褂胸口的衣袋里拿出签字笔，在纸上写了些什么，指甲修得整整齐齐。

真的是乔洛，他一点都没变，永远干净的眼镜片，上扬的嘴角，整齐的指甲，格子衬衫，金属表，以及左手写字……

叶轻舟两手死攥着身下的床单，她突然觉得，这麻醉药怎么说退就退了？欧阳一定没给麻醉师塞红包。

欧阳本以为叶轻舟见到这个主宰她生死的医生，一定会立刻为之前的话道歉，然后狂塞红包，却不想她怔怔地愣在那里，脸色惨白：“喂……”她伸出手指轻戳了叶轻舟一下。

“啊？”叶轻舟回过神来，赶紧低下头，稍微上翻着眼睛瞥乔洛。他依旧在认真地写什么，难道……叶轻舟眼前闪出了一片灿烂的阳光，自己果然是女大十八变，乔恶魔竟然认不出她了！想到这里，她的嘴不禁咧了开来……嘿嘿地傻笑了起来。

站在床尾的乔洛轻咳了一声，抬起头看着把头 在胸前的叶轻舟，声

音里带着笑意说：“第一，你的脸没变。第二……”他扬了扬手里的卡纸，“这上面有你的名字，叶轻舟。”

“……”叶轻舟抬头，欲哭无泪，难道她今年需要多买一份人身保险么，这个家伙读心的本事还是和以前一样霹雳无敌啊。

“怎么你们认识啊？”欧阳听出了这话中的话音。

“不、不认识……”叶轻舟急忙摆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她宁愿选择承认自己不是人来证明，她和乔洛跨越种族，完全没有认识的可能。

可是叶轻舟想撇清关系，并不代表别人也这么想。乔洛伸手轻推了一下眼镜框：“我是她哥哥……”

“啊啊啊？”欧阳眨巴着眼睛，伸手指着乔洛左胸挂着的牌子：“你不是姓乔么？”

叶轻舟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了，整个人无比颓丧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……

“他真的是我哥……”

一个姓叶，一个姓乔，却是兄妹，真是喜庆。

原因很简单，叶轻舟十岁的时候跟着她妈一起进了乔家，那时候她就凭空多了一个比自己年长两岁的哥哥。从那一刻起，超现实主义版的灰姑娘就上演了，有体贴的亲妈，有善良的后爹，可是却偏偏多了一个后哥哥……

“哇……你有哥哥啊！”欧阳激动地感慨，“我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能有个哥哥，打架帮我出头！帮我摆平周围的所有小孩，让老娘我做小霸王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……”叶轻舟轻按着自己的额头，这一切都是少女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不，是空想！她多么想大喊出来，可是她不能，因为她是一个胆小的废柴……

还记得自己进乔家前，她也是这么想的。她妈妈之前就告诉过她，乔叔





叔家的那个哥哥又听话又懂事，成绩还特别优秀。有他这样的人做哥哥，叶轻舟想，自己可以小小地向别人炫耀一下了。

她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就离异了。叶轻舟跟着她妈虽过得不错，但总是有点被人瞧不起，也许胆小怕事的性格是自小就养成的，现在她有了新爸爸，还多了一个哥哥……

叶轻舟在心里偷偷地兴奋，以后班上的同学再也不能什么活都让她干了，她这个不会反抗的小软骨头，终于有人可以为自己撑腰了，于是叶轻舟还非常自觉地和妈妈说，她要转学去哥哥的学校，一切是多么美好啊……

这种空想一直维持到她进了乔家的那一刻，乔叔叔笑眯眯地指着他身边一个身材高挑、面容清秀的男孩说：“这就是我儿子，乔洛。”他戴着黑框眼镜，右嘴角上扬，看上去既斯文又和气。

叶轻舟微愣了一下，赶紧低头问好：“乔哥哥好，我、我叫叶轻舟，一叶轻舟的意思……”

“真是个文雅的好名字。”乔洛微笑着夸奖道。

叶轻舟当时感动得都要流出泪来，看看，多和蔼的爸爸啊，多温柔的哥哥啊……

乔洛将叶轻舟的这种感动进一步扩大了，他上前一步，轻拉过她的手，对着自己的妈妈道：“叶阿姨，我带妹妹去看看她的房间好吗？”

“我的房间？”叶轻舟有点受宠若惊了，鼻子酸溜溜的，感觉有液体要流出来了，多么体贴的哥哥啊，不……她仰望着高出她半个脑袋的乔洛，简直就是天神啊！

“来吧。”乔洛微微一笑，手轻轻扯了一下，叶轻舟立刻就星星眼状地被他带上了楼。乔叔叔是一家颇有名气的私立医院的院长，但是对于略显奢华的日子，叶轻舟并不陌生，她的父亲是个早些年下海经商且成功的人，只是他成功了，就离开了她们母女。

乔洛打开一扇房门，叶轻舟才兴奋地向里面探头，突然背后被一推，

她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要摔倒，突然膀子又被一扯，重重地摔向墙面，她还未出声，乔洛就已经把胳膊抵在她的下巴上，他足足比叶轻舟高出半个头，他微翘着膀子，叶轻舟的下巴被死死卡住，张不开嘴，眼里满是惊慌与恐惧。

乔洛勾起他的嘴角，这一次幅度略大，在未开灯拉紧窗帘的房间内，他的笑显得有些邪恶：“小丫头，你真把我当成你的好哥哥了？”

叶轻舟说不出话来，但是睁大的眼睛无疑彻底透露了她内心的想法：是啊，温柔的哥哥……

他仿佛有读心的本事一样，嗤笑了一声：“呵？温柔？对谁温柔？对你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丫头？”

叶轻舟努力摇着头：哥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，放开我……

乔洛果然很明白她的想法，他移开了胳膊，却飞快地用另一手捏住她的下巴，把脸凑近了她的耳边，声音低沉得像是从地狱传来的一样，对，就是地狱！叶轻舟当时就是这么想的！他说：“如果你想让你和你妈过得舒服点，就好好适应我这个温柔的好哥哥吧……”

然后他撒手，微昂着头，瞥着眼中含泪的叶轻舟，笑道：“看完了房间，我们就下去吧，该吃点心了。”他拉开房间门，做了一个请的动作，叶轻舟咽了下口水，颤抖地向外走，怎么从天堂就掉进了地狱呢……

楼下乔叔叔慈祥的声音传来：“小舟，房间还满意么？”

“满、满意……”叶轻舟愣愣地说，其实她什么也没看见，扭头小心地看了一眼身后的乔洛，他眼镜下的眼睛里透着寒光，嘴上挂着最温柔的笑，似乎很满意叶轻舟的回答。

此时她才明白，最恐怖的不是他方才的行为，而是他一眼就看穿了自己那软弱废柴且不敢反抗的内在！

在病床上哼过了没有麻醉药的第一日，叶轻舟从动手术加遇上乔洛的重

